

# 致我的男友2

내 남자친구에게

[韩] 可爱淘/著

黄黉、朱琳琳/译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# 致我的男友 2

## 내 남자친구에게

[韩] 可爱淘 / 著

黄莺 朱琳琳 / 译

中国城市出版社  
·北京·

#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：01-2006-0717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致我的男友.2/（韩）可爱淘著；黄黉，朱琳琳译。

北京：中国城市出版社，2007.4

ISBN 978-7-5074-1856-9

I . 致… II . ①可… ②黄… ③朱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  
现代 IV . I312 . 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6484 号

Copyright©2003 by LEE, YOUN-SAE
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Pino Entertainment Co.,Ltd.

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.in Kore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07 by China City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---

策	划	王立
责	任 编 辑	王月芳 唐 浩 伍四运
封	面 设 计	门乃婷工作室
版	式 设 计	吕逸潇
责	任 技 术 编辑	张建军 阮中强 刘岩
出	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	址	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(邮编 100073)
电	话	(010) 63454857 6327539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	真	(010) 63421488 63428244 (营销策划中心)
淘	酷 网 网 址	www.taocu.com
总	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
投	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	销	新华书店
印	刷	北京外文印刷厂
字	数	200 千字 印张 9.5
开	本	880 × 1300 (毫米) 1 / 32
版	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	次	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	价	22.80 元

---

# 내가 사랑하는 그에게

可爱淘跳脱飞扬的文字中，一字一句都蕴溢着绵密的情感分子，亮泽着爱恋的香柔曼情。在清馨四溢的文字氛围中，弥漫着那份致男友的华丽与真实。

《致我的男友》是可爱淘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，更是被韩国青少年读者誉为直追《狼的诱惑》的超感动大作。在可爱淘丰富而灵性的叙述中，宛如敞开了一条充满折返和陡转的彩光长廊，人物的命运和彼此的冲突细腻铺展却又峰回路转。

仿佛是照片风波深深地隔阂了纯善的江纯和痴心一片的殷尚，更将江纯推向风口浪尖，没有了殷尚呵护的她能否抵挡这来势凶猛的流长蜚短？明澈的天使男孩澄弦是否真的能把这漫天风雨化成牵绵的温柔？明明说永远是江纯的启明星的殷尚，为何性格大变，判若两人？在狠狠刺激江纯的背后，是否隐匿着令人心碎的真情呢……三人的情感扑朔迷离，却真挚得如阳光般透明，而莹润泪水的爱意更使人心尖颤栗。当弥漫雾色的纱幔最终揭开时，江纯深切明白殷尚的良苦用心，青春也开始呈现出最明媚的一面，留下的是悠远绵长的温馨和感动……

“致我的朋友”美丽心情书信大赛帷幕蹁跹落下，亲亲淘迷所获奖项荣登书后，精致书信也在淘酷网精彩呈现。继书信大赛后，淘酷网“魔法点亮心情，我爱我家”公寓装修大赛也火热进行，期待你的倾情入“注”。靓屋纷呈，由你掌控！

正版标识

16页缤纷彩页

凡是无16页彩页

就是盗版

支持可爱淘新作《致我的男友2》

购买正版小说



这种时候，我该说些什么，我又能说些什么？言语在此刻是如此的苍白无力，如虚弱的花朵。这种时候，我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怔怔地看见殷尚的眼里噙满泪水，殷尚的眼里……

“这，这照片，是你，是你对不对？”宝蓝颤抖着声音问道，好看的双眼充满了惊愕。旁边的光民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我。

时间仿佛也在此刻停滞了。

我无力地点头，只是机械地点头，再点头……

“我现在真的、真的很恨你。你对殷尚真的太残忍了……”宝蓝眼中滚动着泪花，紧抿的嘴唇冷冷勾出一个弧度。她望着我，慢慢向后退，难以置信地不停摇头，接着如同避瘟疫般地逃离了酒吧。

“……”

只剩下我们三人了，可怜的殷尚，如化石般僵硬在原地，平时神采飞扬的眼眸中只剩下缕缕空洞的表情，他静静地望着我。天地间有流光在飞转，但是我知道，此刻的殷尚是最受伤最孤独的。我刻意避开他的视线，眼神慌乱无处着落。

光民狠力地撕下所有的照片，一张，两张，……这个过程是如此缓慢而漫长。光民撕完照片后走了过去，轻轻地拍了一下殷尚的肩膀：

“没事的，都会好起来的，不要泄气。”

“瞎扯，谁泄气了！”殷尚极力掩饰着，“外面下雨了吗？”

“还没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下不来。”光民缓缓舒了一口气，尽量轻松地说。

“那就此！你们要吃什么？老板来之前，你们想吃什么尽管要！”殷尚的语气还是有些冷，但是脸上却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，如鬼魅的花朵。





“……”我和光民都沉默无语。

殷尚把音乐换成欢快的舞曲，故作轻松地笑着向冰箱走去。

我始终不敢看他，只是低着头，用女孩子的第六感一丝一缕地感受着他的感受。我全身的力气也仿佛被抽光，几至虚脱，颓然无力地滑倒在了椅子上，光民看着眼前的尴尬，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来缓和一下，门却咯吱一下被推开了。

“见过比我更帅的吗！淋雨的 Cool Guy 来了！”

没错，我就知道是你，除了东英大人还会有谁。他全身淋得透湿，闹哄哄地闯了进来，丝毫没意识到此刻这里的怪异气氛，嬉皮笑脸地直冲到光民面前。

“呀！音乐棒透了！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喂，待会儿一起去舞厅吧？”东英手舞足蹈，随着音乐随意摇摆着身体，丝毫不理会从头发上滴下的雨水。

“来的时候看见宝蓝没有？”光民问道。

“哦，怎么了？那丫头疯哪儿去了？”东英继续自我陶醉地扭动着身体。

“不知道，刚出去了。你去哪儿了刚才？”光民抬抬眼皮问道。

“和一年级的小家伙们打赌去了，斯洛～洛布拉德森，这家伙，最后一刻被对方给扳倒了，明天我还得请客喝酒，妈的！权殷尚！给我来杯生姜茶，要不冷不热恰到好处！”那小子老实不客气地冲殷尚喊道。殷尚背着身子，好像正在做什么。

“白痴，我们这儿没生姜茶。”殷尚扭过头，没好气地骂了一句。

“怎么能没有！这可是最基本的，怎么连最基本的都没有！！！”东英那小子提高嗓音不依不饶。

“你去过的哪家酒吧里有卖生姜茶的，变态！”殷尚瞪了他一眼。

“去年夏天去阳平的时候，好像家家都有得卖啊！”

“拜托，那是茶馆好不好，难道你就没去过酒吧？”

“去过，去过，当然去过，白痴！”

“那你说‘攻击夏威夷’是什么？”

“我去过的地方没这玩意儿。”

“所以你去的地方是茶馆啊。”

“我说了不是，不是，茶馆啦！”就像是往火苗里倒进了火药，立马把东英那小子点燃了。

气氛中有些生冷。

虽然人吵架也不是没见过，可吵这么长时间的还真是少见，三十多分钟过去了，两个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没眼力见儿的东英唧唧歪歪嘎嘎叫个不停，殷尚一边对付着东英，一边还得费尽心思地避开我的视线。与此同时，光民一言不发地揉着手里的照片，我也双唇紧闭，低头盯着地板。

很快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默默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，当时钟指向八点的时候，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殷尚脱下了围裙，正在对着十分钟前抵达的老板撒娇。

“就今天，就今天好不好，明天两点钟我就来这儿工作。”

“你以后要是再这样，我绝不轻饶，知道了吗？！”

“噢耶，我爱你老板！”说着，殷尚竟然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，老板登时愣在原地，无奈地笑了。

就这样，四个人步出了酒吧，每个人脸上都阴云密布。我的手被殷尚紧紧抓在手中，似乎对我们这种亲昵嗤之以鼻，东英松松垮垮地搂着光民的肩膀，大步走在我前面。

“淋雨了，怎么办？”一直尴尬沉默着的殷尚，在经过乐天利时，终于小小声和我搭话了。

“没关系，那个，殷尚……”我的声音也很小，心里觉得有些突兀和尴尬。

“之前我做的点心吃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吃吗？很好吃对不对？”他一脸期盼地望着我，双眸里仿佛融进了温柔的云彩。

“嗯，很好吃。”我声若蚊蝇，脸有些烧。

“我就知道，我用了好多材料，有可可粉，面粉，还有白糖。”

“……”

殷尚用略显夸张的声音，一样、一样不停地报着材料，我无言地更加紧紧握住了他的手……同样的话，他不停地重复，不停地重复，我宁愿时间就在这一刻停顿下来，



当他重复到第三遍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东英突然停了下来，兴奋地喊道：

“咦？！那个不是你朋友吗？那个对钱发了疯的家伙！”

“嗯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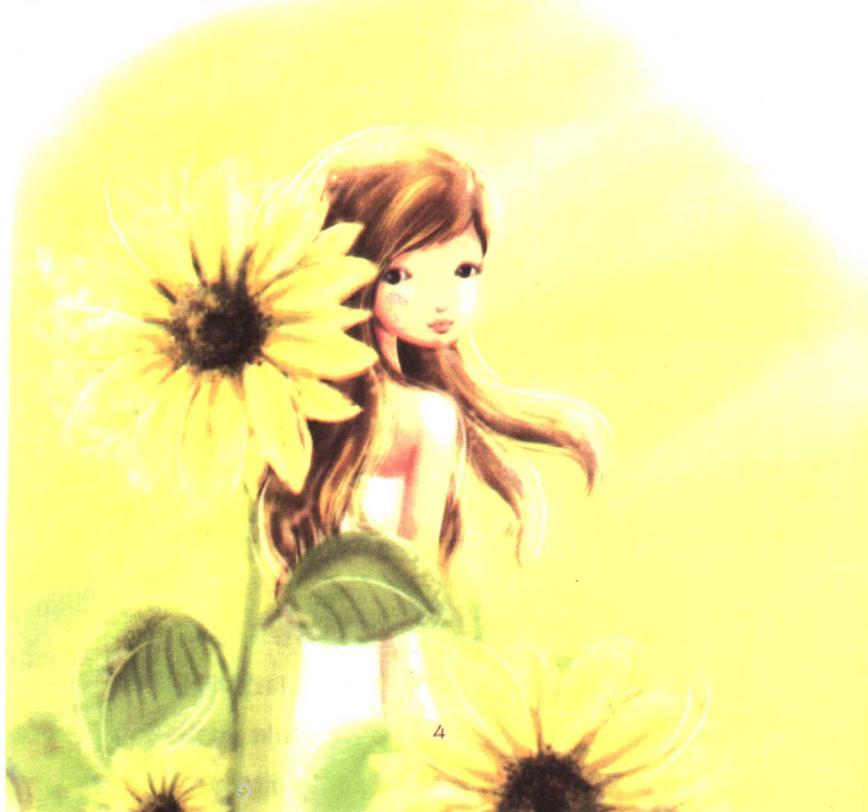
“是她没错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我顺着东英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了一脸的痛苦的花真，一个看上去像是她男朋友的男孩，脸色刷白地站在一旁惊恐地看着旁边发生的一切。让花真这样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美英那个死丫头，她用手指毫不留情地一下一下戳着花真的脑袋，痛得她哇啦哇啦叫唤个不停。我看得顿时怒火中烧，这，这还了得！

“你朋友成天只知道钱，钻到钱眼里去了，这下受到惩罚了吧！”东英幸灾乐祸地说道。

“什么惩罚不惩罚的！花真！！！”我发劲拼了命地向对面人行道冲去，花真抬起涨得通红的脸，发现了我。



“江纯！”她急促地喊道，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神情。

“怎么了！出什么事了！”我焦急地问。

“这几个丫头，我只是在路上碰到她们，她们就找我茬！”

“你们！有错的是我，有什么都冲我来好了，为什么对无辜的花真这样？！”

美英那一帮人见我突然冲了过来，先是一怔，接着单手叉腰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虽然压低的雨伞挡住了她们大半个脸，表情看得不十分清楚，但向上翘的嘴角是毋庸置疑的。

“哈，真好笑，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，嗓门亮得很啊，看来刚才体育课的时候给你丫的教训还不够的说！”

“那种事我有没有做过，和你们没半点关系，我说话嗓门是大是小，也和你们没半点关系。”我咬紧下唇，毫不示弱地瞪着她们。

“你这死丫头，不给你点排头，你真是谁都不放在眼里了，真是笑死人……”  
“啪嗒～！”

美英那个“人”字还没说完，只听啪嗒一声脆响，东英的大巴掌就拍到她脑袋上了，那帮女人立刻满脸诧异地看向东英。

“什么这丫头那丫头的，不知道她是谁大嫂吗？你们这帮臭丫头！”

“真TMD气死我了！你究竟有几个男的啊？”美英简直要疯了，她眼里挂满了泪花，劈头盖脸地冲我喊道。这还不算，接着我的男朋友殷尚出场了，他从后拎起这女的衣领，把她提了起来。

“要我就这么扔出去么？”殷尚说得很轻描淡写，但是话中隐藏的危险却更令人心惊胆战。

“什，什么？”美英花颜顿时失色。

“还是你想找个人更多的地方来个狗啃泥？”殷尚嘴角勾起一抹冷冷的笑。

“……”美英脸上惨白惨白，分不清脸上四溢的是雨水还是汗水。

“你给我听好了！现在我很慎重地告诉你，以后无论到哪儿，都必须和江纯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，还有什么援助交际之类的话，不管是援助，还是救济，只要再传到



我耳朵里一次，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就了了，你想都别想。我说她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！”说完，殷尚才把她从半空中放下，美英如获大赦，捂着脖子拼命喘气，她用手抹了抹眼泪，招呼着她的同伙跳上了计程车。

看着计程车消失在街角，我再也无力支撑，默然地跌坐到被雨水浸泡的地上。“啊哈哈哈哈！你究竟是不是男的啊！男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什么‘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请大姐们尽管责罚吧’，啊哈哈哈哈！”

不用抬头我也知道，声音的主人正是那个叫东英的玩意儿，他正可着劲儿地嘲笑花真的男朋友。

“哎哟，你又算那根葱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！”花真的怒吼，她是真的恼羞成怒了。“有人就是喜欢，怎么样，哈哈哈哈，爱～爱～爱不停，也是，谁让人家钱多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东英更加得意，仿佛点中了花真的死穴。

“老天，世上怎么有你这种人！正焕，我们走，不用理这号人。一会儿给你电话，江纯！”花真板着一张脸，牵着男朋友的手，飞快地冲过我们面前。东英这时还不忘给她们临别问候——狠狠拍了她男朋友肩膀几下。

“那丫头说就是喜欢你的钱呢，所以就算是你爸爸公司要倒闭了，也别忘了留笔钱给你女朋友买项链啊！”东英一脸坏笑。

哇哇啊～！花真气得哇哇乱叫，疯了似的扭过身，脸涨得好像熟透了的西红柿，东英裂开嘴，笑眯眯地看着她，同时不停朝她挥手致意。

我呆呆地望着这出悲喜剧，好像他们是与我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只是在悄然间，殷尚握住了我的手，放进自己的口袋，手心里



传来他温烫的热度。

“……？”

“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我有些惊讶地问。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殷尚望着我。

我无言地任殷尚牵着我的手，两人坐上了一辆计程车。光民默默地注视着我们，东英那个家伙依旧一刻不消停地撒欢，十分符合他一贯的形象。

“哎哟，我的妈妈呀，这么晚，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你是真的没搞清楚状况呢，还是搞清楚了状况也干脆视而不见？”光民终于无法忍受这位老兄了，恨恨地说道。

“听说仁济洞那儿有挺多不错的干净旅店！慢慢享受啊！”东英窃笑着大声说道。

“呼～！”

殷尚一直紧抿着双唇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前方，在只剩下我们俩的这种情形下，和刚才一样，我能做的，只是深深地埋下自己的头。

{35}

一路沉闷无言。

大约过了十五分钟，计程车在殷尚家前面停了下来。

我的男朋友面无表情地走下了计程车，而我，心在风中微微颤抖，一脸忐忑地跟在他身后。刚下车，第一眼见到的居然是一个西瓜太郎头的小鬼，看样子小学一、二年级的样子，他正起劲地在殷尚家的墙上涂涂写写些什么。

“喂！干什么啊你！”殷尚一脸厌恶表情，气呼呼地走到小鬼身边。西瓜头的小孩抬起头来，拽拽地看着殷尚，一脸你又算哪棵葱的表情。

“大哥哥你又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这家的主人，主人懂不懂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！嗯？”

“不知道谁在这儿弄了些没水平的圆洞洞，难看死了，我给它们添补添补，赋予它们艺术之魂，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吧。”

“艺术之魂？”殷尚一脸的惊诧，“喂，西瓜头小鬼！嘿嘿！长得真像狸猫，不要到处乱涂乱画了，特别是在我家墙上！这可是很重要的地方！”殷尚一把夺过小鬼手里的彩色蜡笔，冲着他喊道。我平时就十分喜欢小孩子，生怕殷尚把气撒在小孩身上，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身边。

“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哪句话！我最讨厌的就是说我像狸猫了！啊啊啊啊！”小孩大叫。

“你给我闭嘴了啦！”殷尚显然是有些气愤，嗓音提高了不少，“谁让你在人家墙上乱涂乱画的！你家在哪儿？！”

“在安阳！”

“那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，他奶奶的！”

“我来看搬到这儿来的朋友！你说谁他奶奶的呢！”

“真是越看越像狸猫啊，你长得真是像！他奶奶的，这可是我最最心爱的墙！这是你家的吗？去你自己家的墙上画去吧！”

“你，你，我要告诉我哥英奇去，你这个精神分裂，大变态！明明都是高中生了，居然还欺负我这个小学生，谁见过这么没自尊的人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真的是小学生说的话？！

现在小学生都这水平了？！殷尚当场愣在原地，瞪着小鬼无言以对，那小鬼更来劲了，得胜似的四处蹦来蹦去。

“我哥哥在梦里告诉我的！如果有人欺负我，他一定会马上去找那个人算账！你知道我哥哥有多厉害吗！他一拳头就可以把你这些难看的圆洞洞都捶平！赶快让我帮你修饰修饰这墙吧！”

当说起他的哥哥，小孩可爱的脸上充满了自豪。

“谁求你帮我修饰这墙了！你，滚回你家去！”殷尚被小孩的话激怒了，嗓音里仿佛冒着烟。

“等着我重新回到水原的那天吧！你们这两个比短笛大魔王更邪恶的家伙！”小孩稚气的脸上布满了不屑的表情。

为什么连我也……西瓜头小鬼情绪激动，哗地从殷尚手上抢过蜡笔，埋头狠命地朝巷子口跑去。殷尚看傻了，他张着嘴，瞪大眼，对着满墙的乱涂乱画却也无可奈何。

“这小鬼真是太可爱了。”我笑着说。直到这一刻，我的心情才缓和了下来。

“奶奶的，我的圆洞噢！这只疯了的狸猫崽子！”殷尚很惋惜，更多的是生气。





“上次我就想问你了，这些圆洞都是什么啊？”

“你最好不要知道！”他硬邦邦地把话噎了过来。

“是，是么，对不起。”我早就该没脸站在殷尚面前了，哪还有资格问三问四，于是我低下头，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。殷尚也不说话，迅速地走进屋里，我也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屋。

他家和平常没什么两样，用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来形容最为恰当，黑漆漆的客厅，冷得仿佛随时可以把人吞下去。殷尚打开灯，疲惫地仰倒在了沙发上。

“为什么叫我到你家来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“那照片，不是你，你回答我，说不是你。”他的语气有些尖锐，但是听在我耳里却是那般软弱无力。

“……”

“说呀，说不是你，只是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女孩，对不对？”我知道此刻的殷尚心里在滴血，但却隐忍着，希望我给他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理由也好。

“殷尚，我……”我咬着嘴唇，沉默无语。

“没错，你接吻的时候，总爱闭上眼睛不是吗！可是刚才照片里的那个却没有闭上！身上淋了雨，潮乎乎的难受，你等等。”殷尚脸色憔悴地逃进了洗澡间，留下我一个人无措地在原地。哈！他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非常生气，会打他，会哭，会非常恨他，可是他……却把一切痛苦，默默地强忍在内心。你打我啊，骂我啊，哪怕是骂我一句坏丫头也好，为什么，为什么那么痛苦地，独自忍受一切……我五指环张，双手痛苦地按住脸，接住无法抑制的泪水。洗澡间里传出一阵水声。

我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明知道殷尚爱我要多得多，我却丝毫不去体会他的真心……我脑袋里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可心里却时时只浮现澄弦的笑容身影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……

十分钟后，殷尚终于一边用毛巾揉搓着湿漉漉的头发，一边筋疲力尽地走出了洗澡间。这时，咔嚓～！有人推开了玄关的门。

“怎么办，好像有谁回来了！”我心里有些惊慌。

“嗯，是爸爸。”他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了是我爸爸了，不用担心。”

“啊啊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形，他要是误会了怎么办？！”

“我们俩衣服都穿得好好的，有什么能误会的。”





传说中听过无数次，见到本尊可是第一次啊！心里好紧张。咔嚓～！门被推开了，我的心脏有那么短短一瞬间的停跳，接着一下子被甩到了半空中。

安抚住挂在半空的心脏，我小心谨慎地站起身，一位四十多岁，长得有些冷硬的大叔走了进来，他的眉眼和殷尚十分相像，不过要冷漠、棱角分明得多，呃呃～！这发型，这打扮，果然不能归入平凡的角色中啊！大叔冷漠地扫了我一眼，径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啊！居然会这样，我原本还打算打招呼的。

“爸爸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冷漠的大叔稍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来。

“我把你儿媳妇带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江纯，我特意带她来见见你，很正式的拜访。”

“你们等等。”说着大叔大步迈进了房间。

此时惊愕的我，因为殷尚刚才的一句话，整个人变作了千年化石。殷尚甩甩湿发，跳上桌子。

“你为什么叫我来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你一次都没见过我爸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，儿媳妇？儿媳妇，我没听错吧！”

“我爸曾经说过，如果我有了要结婚的女人，我想要负起全部责任的女人，一定要带给他看看，但是，如果将来没和这个女人结婚，我就要结果了自己的这条性命。”殷尚一脸正经，半分都不像开玩笑。

“结果了自己的这条性命？”我大惊失色，心头发怵。

“嗯，因为我爸爸很讨厌我和女孩子来往，但是如果将来要结婚的女孩子就不一样了，所以，等我们大学一毕业，我们就结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否则的话我只有去死了。”说完，他随手把毛巾狠狠地扔在音响上，旁若无人地踏着广告歌曲跳起舞来，但我分明看

见，那只是一人的华丽孤单。

他，就是为了这个把我领到他家来的，给我盖上印章，牵住我，锁住我，让我哪儿也去不了，他怎么能这样。我心力交瘁地靠在沙发上，这时，他爸爸的房门打开了，大叔穿着很正式的衣着静静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可是，我真的从没想过要和他结婚啊！

